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一　君

馬鳴菩薩造

後秦龜茲三藏鳩摩羅什譯

復次少智之人見佛相好猶發善心況復智慧大德之人而當不發於善心耶我昔曾聞佛在舍衛國時波斯匿王請佛及僧於九十日夏坐安居集諸牛群近佛精舍搆乳供佛時有千婆羅門貪牛乳故共牧牛人行止相隨時牧牛人聞婆羅門誦韋陁五典悉皆通利善了分別或有婆羅門但有空名實無知曉又有明知呪術不解韋陁有明韋陁不知呪術尒時世尊於夏四月安居已訖於自恣時王勅牧人今不須乳隨逐水草放汝諸牛又勅之言汝若去時必往辭佛佛若說法汝好諦聽時彼牧人作如是念佛世尊者是一切智為非是乎作是念已向祇陁林詣世尊所

尒時世尊大衆圍遶坐於樹下知牧牛人來至林中即為牧牛人於身毛孔出諸光明其光照曜映蔽林野如壯

金聚又如雨酥降注火中牧人覩之
無猒即生希有難見之想各相謂言
此光明者如瞻蔔花遍滿林中為是
何光即說偈言

斯林甚嚴麗 光色忽改常 將非天寶林
移殖此園耶 暉赫如金樓 亦如天帝幢
其明過電光 熾炎踰酥火 或日月天子
降遊此林間

時牧牛者說此偈已向祇陁林至世
尊所覩佛圓光如百千日三十二種
大人之相炳著明了各皆歡喜生希
有想各各讚歎即說偈言

釋種王子身 端嚴甚輝妙 威光極盛熾
覩之生歡悅 身心皆快樂 善哉寂淡泊
湛然無畏懼 略說其色相 善稱於種智
世間皆傳說 真實不虛妄 咸言是佛陁
無不稱佛者 憶持著於心 口亦如是說
粗略其言要 不可具廣說 惣說其要言
是釋種中日 名實稱色像 色像亦稱名
相好及福利 炳然而顯現 猶如於眾寶
羅列自嚴飾 威德甚赫弈 圓光滿一尋
猶如真金山 能奪眾人目 樂觀不捨離
眾人之所愛 體是一切智 如人大叫喚

已唱如是言　一切種智者　今在此身中
世間若種智　必在於此中　何有功德智
不現如此智　知此妙身器　真實能堪受
功巧各盡素　未曾見是像　終更不生疑
言非一切智　如此妙形容　功德必滿足
種有此妙形　終不空無德　應須決定解
不應逐音聲
爾時牧人作如是言我等應當用決
定解復作是念今我牧牛有何智力
而用決了我等亦可決定解知云何
可知又言我等雖復牧牛可分別知
彼生王宮智能技術一切皆學不應
知彼牧牛之法我今當問牧牛之事
其必不知即說偈言
韋陀與射術　醫方及祠祀　天文并聲論
文筆根本論　立天祀之論　諸論之因本
辭辯巧言論　善學淫泆論　求覓財利論
清淨種姓論　一切万物論　十種名字論
算數計挍論　圍碁博弈論　原本書學論
音樂倡伎論　吹貝歌法論　儛法笑法論
嗽持及庠序　舉動花鬘論　如是等諸論
浴潔善通達　按摩除疲勞　善別摩尼價
善別衣帛法　綵色及蠟印　機關與胡膠

射術計合離　又善知裁割　刻雕成衆像
文章與書畫　無不悉通達　又復善能知
和香作花鬘　善知占夢法　善知飛鳥音
善知相男女　善知爲馬法　又善知鼓音
又以擊鼓法　善知鬪戰法　善知不鬪戰
調馬拵鞘法　善知跳躑法　善知奔走法
善知濟度法　如是等諸法　無事不明練
如是諸勝衆　智技能盡是　王子之所
通利若知此事是其所學是不爲奇
若知淺近凡庶所學牧牛之法當知
眞是一切智人於是牧人即問佛言
幾法成就於牧牛法令牛增長佛告
之曰成就十一法牛群增長得不損
減若不知色又不知相不知早起及
以拂拭不知覆瘡不知作烟不知大
道不知牛善行来歡喜法不知濟
度處不知好放牧處不善知聲乳留
遺餘法不善料理牛主盜法若不善
知如是法者不名爲解牧牛之法若
知此法名爲善解時諸牧人聞斯語
已皆生歡喜而作是言我等宿老放
牛之人尚所不知況我等輩而能得
知此十一法是故當知如来世尊具

一切智諸牧牛人心生信解求佛出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一 第五張 君 更
家佛即為說有十一法比丘應學如
修多羅中廣說復次不求供養及與
恭敬如是大人唯求持行我昔曾聞
如來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九十
日中夏安居訖世尊欲去須達多即
請世尊在此而住尒時如來不受其請
毗舍佉鹿子母諸優婆夷等亦求請
佛如來不許舍衛國中優婆塞等并
諸宿舊大臣輔相亦求請佛迦毗梨
王諸兄弟等并祇陀諸王子波斯匿
王等亦求請佛尒時世尊各皆不許
尒時須達多以佛不許不果所願還
詣家中憂惱涕泣如來往昔為菩薩
時詣迦蘭欝頭藍弗所彼諸徒衆與
佛別時生大苦惱況須達多見於真
諦是佛優婆塞奉事已久與世尊別
而當不悲惱耶如本行中廣說
時須達多婢字福梨伽從外持水來
入至須達所以已持水置大器中倒
水未訖見長者悲涕以瓶置地白長
者言以何因緣而悲涕耶時長者須
達多答婢言世尊欲詣餘方諸大長

大莊嚴論經第十　十張　呂

者國王大臣各各求請皆不欲住故
我悲泣婢白長者言不能請佛住於
國耶長者語言我等盡力勸請及城
中諸人諸勝婆羅門等咸皆勸請志
亦不受諸王大臣勸請如來皆悉旋
拯不能使住世間真濟今必欲去以
慈悲故憂愁不樂長者語福梨迦言
非獨於我生於憂苦舍衛國人悉亦
不樂即說偈言

舍衛國內人　老少及男女　皆悉生憂惱
猶如月蝕時　人人皆憂懼　咸應共來請

尒時福梨伽聞斯偈已顏色怡悅
慷懽喜白長者言應作歡悅莫生憂
惱我能請佛使住於國時須達多即
語婢言此國王等及與諸人勸請如
來不能使住汝今自言我能請佛使
住國者不信汝語時福梨伽答言我
今必能令時須達聞福梨伽所說心
生喜踊即問婢言汝有何力福梨伽
言我無餘力世尊自有大悲之心即
說偈言

依止種智住　悲如母念犢　求覓受化子
心無有疲猒　衆生處深有　如來常欲拔

喻如母失犢　求覓得乃往　我拔大悲來
大乘論經卷第主　[illegible]　君　奚
其必能從還　佛不取種族　富貴及端正
財色與好惡　唯觀增上信　善根成熟者
若見此眾生　悲愍而濟拔　我今若留佛
國內諸人民　咸皆生歡喜
尒時福梨伽　負水衣濕猶　未得乾即
與徒伴往詣祇洹時彼國王及大衆
等悉在祇洹是時大衆開避道路使
福梨伽得至佛所本種善根皆悉開
敷高聲請佛而說偈言
國王及大臣　剎利婆羅門　一切諸勝人
無不供養佛　我今心願樂　亦復欲供養
今欲求請佛　世尊願垂聽　雖知諸勝人
勸請於世尊　如來大慈悲　應當受我請
世尊心平等　悉無有高下　極賤卑下人
及高勝帝釋　我墮貧窮海　波浪諸苦中
沉溺無窮已　常聞苦惱聲　世尊應哀傷
拯拔貧惡賤　我今深敬信　衆中堅勝者
大悲應證知　大地及虛空　一切世界中
皆悉而知見　無有不了者　唯佛具足眼
一切無不知　今我無供養　請佛及衆僧
唯有信受解　此身非己有　屬他不自由
不得隨從佛　唯願受我請　佛若遠去者

我心如狂醉　色身已供養　佛若住此者
我得敬法身　佛所說法者　我悉能受行
善哉唯願住　速與我言教　貴賤等無異
衆生中堅實　一切世間共　不請之親友
網縵皆覆指　相輪莊嚴手　一切皆恐怖
佛以手安慰　誰有上大悲　慈稱滿世間
皆是眞濟者　六師稱種智　先已調伏之
誰能大衆前　無畏師子吼　名聞遍三界
動搖行住者　世界盡聞知　誰有無畏大
唯佛世尊能　善哉願和悅　歸依三寶尊
猶如攝念母　爲諸衆生故　極作難苦行
疲勞未至此　說於八正路　開示甘露道
人雄堪作器
爾時福梨伽善根已熟佛婆伽婆出
梵音聲以偈告福梨伽曰
汝既善方便　能令我還住　汝以言辭鉤
能制諸龍爲　汝有堅固志　度量極寬廣
能以精勤心　求請使我住　我今當云何
不受於汝請　若遙觀汝心　猶應當來此
況今見汝身　而當捨棄去　我不爲財利
一富貴及名稱　以汝堅實心　我當久住此
觀汝清淨心　猶如賢勝馬　莊嚴具鞭撾
誰不乘遊巡　我爲衆多人　爲作解脫因

是故捨離家　不為利養繫　猶如大龍為
以系用繫之　利養亦如是　不能禁制我
我本處胎時　在彼暗冥中　猶思念眾生
況今成正覺　普行積無量　猶恒自覺難
不為諸眾生　我應入涅槃　為欲度眾生
是以住於世　我為諸眾生　投巖及赴火
我為化彼故　不避諸苦惱　亦不辭疲惓
為滿福梨伽　故復還止住　福梨伽應知
我今滿汝願　我為化眾生　擔是毒蛇聚
我為福伽住　舍衛城眾生　皆生希有想
各唱如是言　嗚呼佛希有　不受國王語
亦不為大臣　不為國城人　亦不為女人
柔軟微妙語　佛為教化者　見此善心故
即便為止住　一切行住者　知佛為福伽
是故為止住　不為諸利養　名利及財賄
佛無諸結使　為於受化者　行止及坐臥
常觀諸眾生　為於眾生故　應行即便行
應住尋止住
復次護持禁戒寧捨身命終不毀犯
我昔曾聞有一比丘次第乞食至穿
珠家立於門外時彼珠師為於國王
穿摩尼珠比丘衣色往映彼珠其色
紅赤彼穿珠師即入其舍為比丘取

食時有一鵝見珠赤色其狀似肉即
便吞之珠師持食以施比丘尋即覓
珠不知所在此珠價貴王之所有時
彼珠師家既貧窮失王貴珠以憂愁
故語比丘言歸我珠來尒時比丘作
是思惟今此珠者鵝所吞食若語彼
人將必殺鵝以取其珠如我今者苦惱
時至當設何計得免斯患即說偈言

我今護他命　身分受苦惱　更無餘方便
唯我命代彼　我若語彼人　云是鵝所吞
彼人未必信　復當傷彼命　云何作方便
已身得全濟　又不害彼鵝　若言他持去
此言復不可　設身得無過　不應作妄語
我聞婆羅門　為命得妄語　我聞先聖說
寧捨於身命　終不作虛誑　佛說賊惡人
以鋸割截身　雖受此苦痛　終不毀壞法
妄語得全活　猶尚不應作　寧以護戒心
而捨於身命　我若作妄語　諸同梵行人
稱譏我破戒　如是稱譏輕　猶能燒戒心
以是因緣故　不應毀禁戒　今入大苦中
我今應當學　如鵝飲水乳　能使其乳盡
唯獨留其水　我今亦當尒　去惡而取善
經作如是說　智者共嬰愚　雖復同共事

終不從彼惡 善人能棄惡 如鵝飲水乳
我今捨身命 為此鵝命故 緣我護戒因
用成解脫道
尒時穿珠師聞斯偈故語比丘言還
我珠來若不見還汝徒受苦終不相
置比丘答言誰得汝珠嘿然而立珠
師語言更無餘人誰偷此珠時彼珠
師即閉門戶語比丘言汝於今日好
自堅持比丘尋即四向顧望無可恃
怙如鹿入圍莫知所趣比丘無援亦
復如是
尒時比丘即自斂身端正衣服彼人
又復語比丘言汝今將欲與我鬪耶
比丘答言不共汝鬪我自共彼結使
賊鬪所以尒者恐於打時身形現故
我等比丘設使困苦臨終之時猶常
以衣用自覆護不露形體尒時比丘
復說偈言
世尊具慙愧 我今隨順學 乃至命盡時
終不露形體
時彼珠師語比丘言頗有不惜身命
者耶比丘答言我出家法至於解脫
常護身命雖處嶮難而全身命今我

汝定捨於此身使出家衆稱美我名
即說偈言
我捨身命時　堕地如乾薪　當使人稱美
為能捨身　亦使於後人　皆生憂苦惱
而捨如此身　聞者勤精進　修行於真道
堅持諸禁戒　有使毀禁者　願樂於持戒
尒時珠師語比丘言汝向所說諂曲
不實復欲使人稱其美名比丘答言
汝謂我今著染衣有虛妄耶何故現
美不為諂曲自歡喜可亦不使人稱
歎我名欲使世尊知我至心即說偈言
大仙之弟子　為持禁戒故　捨於難捨命
使諸世間人　於諸出家者　生未曾有想
今雖未生想　將來必當生
時珠師執縛比丘而加打棒問比丘
言珠在何處還我珠來比丘答言我
不得珠珠師涕泣心生悔恨又以王
珠益以苦惱即說偈言
嗚哉此貧窮　我知善惡業　生於悔恨心
嗚哉此貧窮　由貧故造惡
時穿珠師即便涕泣頂礼比丘足而
白之言賜我歡喜還與我珠汝莫自
燋亦莫燒我比丘答言我實不取珠

師復言此比丘甚是堅鞕受是苦惱
猶言不得時彼珠師以貪切故無由
得珠更復瞋打時彼比丘兩手并頭
並被緊縛四向顧望莫知所告必定受
死時彼比丘而作是念生死受苦皆
應如是應當堅辟無犯戒律若當毀
戒受地獄罪有過今苦即說偈言
當念一切智　大悲為體者　是我尊重師
當憶佛所告　富那伽之言　又復當憶念
林間忍辱仙　割截於手脚　并劓其耳鼻
不生瞋恚心　比丘應當憶　修多羅中說
佛告於比丘　若以鐵鋸解　支節手足等
不應起惡心　但當專念佛　應當念出家
及憶諸禁戒　我於過去世　嬰益捨身命
如是不可數　羊鹿及六畜　捨身不可計
彼時虛受苦　為戒捨身命　勝於毀禁生
假欲自擁護　會歸終當滅　不如為持戒
為他護身命　捨此危脆身　以求解脫命
雖俱捨身命　有具功德者　有無所得者
智者護身命　名稱具功德　愚者捨身命
徒喪無所獲
時彼比丘語穿珠師言莫捨悲心極
為苦哉時穿珠師涕泣懊惱而說偈言

大[illegible]

我雖打撲汝 拯大生苦惱 憶王責我珠

我欲苦治汝 令汝拈是苦 亦使我離怨

汝是出家人 應斷於貪欲 宜捨貪愛心

還當與我珠

比丘微笑而說偈言

我雖有貪恚 終不利此珠 汝當聽我說

我今貪名稱 智者所歎美 亦貪於禁戒

及以解脫法 最是我所貪 甘露之道跡

於摩尼珠 實無貪利心 我若[illegible]

乞食以爲業 住近於樹下 以益我爲足

以何因緣故 乃當作偷賊 汝宜善觀察

穿珠師語比丘言何用多語遂加楚撻

倍更過打以繩急絞耳眼口鼻盡皆

血出時彼鵝者即來飲血珠師瞋忿

打鵝即死比丘問言此鵝死活珠師

答言鵝今死活何足故問時彼比丘

即向鵝所見鵝既死啼泣不樂即說

偈言

我受諸苦惱 望使此鵝活 今我命未絕

鵝在我前死 我望護汝命 受是極辛苦

何意汝先死 我果報不成

穿珠師問比丘言鵝今於汝竟有何

親愍乃尒比丘答言不滿我願所

以不樂我先作心望代鵝命今此鵝

大莊嚴論第十一 [illegible]

死願不滿足珠師問言欲作何願比

丘答言佛作菩薩時為衆生故割截

手足不惜身命我欲學彼即說偈言

菩薩往昔時　捨身以貿鴿　我亦作是意

捨命欲代鵝　我得最勝心　欲全此鵝命

由汝殺鵝故　心願不滿足

珠師問言汝作是語我猶不解汝當

為我廣說所由尒時比丘說偈答言

我著赤色衣　映珠似肉色　此鵝謂是肉

即便吞食之　我受此苦惱　為護彼鵝故

過切甚苦惱　望使得全命　一切諸世間

佛皆生子想　都無功德者　佛亦生悲愍

瞿曇是我師　云何害於物　我是彼弟子

云何能作善

時彼珠師聞是偈已即開鵝腹而還

得珠即舉聲哭語比丘言汝護鵝命

不惜於身使我造此非法之事即說

偈言

汝藏功德事　如以灰覆火　我以愚癡故

撓觸數百身　汝於佛標相　極為甚相稱

我以愚癡故　不能善觀察　為癡火所燒

願尊暫留住　少聽我懺悔　猶如脚跌者

扶地還得起 待我得少供

時彼珠師叉手合掌向於比丘重說

偈言

南無淸淨行 南無堅持戒 遭是極苦難

不作毀缺行 不遇如是惡 持戒非希有

要當値此苦 能持禁戒者 是則名為難

為鵝身受苦 不犯於禁戒 此事實難有

時穿珠師既懺悔已即遣比丘還歸

所止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一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